

传承与发展

——海南黎族婚俗的调查

熊云辉, 王洪兰, 黄玲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海南黎族婚俗在维持黎族婚姻家庭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涵盖了男女地位平等、恋爱婚姻自由、同部族、同血缘、同姓不通婚、一夫一妻制等内容, 具有乡土的根植性、内容的生活性、程序的非正式性、管辖的地域性、运作的内控性等特征。海南黎族婚俗存在可供婚姻法借鉴的合理部分, 也有与婚姻法相冲突的地方。在法律席卷人们社会生活的现代社会, 应审慎的看待法律的作用, 正确处理好婚俗和法律的关系。

关键词: 海南黎族; 婚俗; 婚姻法; 法律

中图分类号: K892.3(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1(2003)04-0026-07

黎族, 海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殷商之际, 尚处在黎族母系社会时期, 被称为南方百越中的骆越支族从大陆两广陆续迁移到海南岛, 逐渐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海南黎族。

黎族是总称, 其内又分为哈黎、杞黎、润黎、赛黎和美孚黎五种称谓。主要分布在琼中、保亭、陵水、五指山、三亚、东方、白沙、乐东、昌江等中部及西南部一带, 分布面积达1.87万平方公里, 占海南省陆地面积55.02%, 现在的黎族人口约130万左右, 占海南省人口16%。

为了深入地了解海南黎族婚俗及其对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影响, 继而探究国家法律与民族婚俗的一致或冲突, 为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我们对海南黎族婚俗进行了调查。根据黎族语系的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我们选择了以杞方言为主的合亩原始社会末期形态保持较完整的五指山市; 杞、哈、赛三种方言杂居的保亭县; 以润方言为主的白沙县; 以美孚语为主的东方市; 还有乐东抱由部落的哈黎及琼中县。这些地方有以下特点: 1. 发达的和贫困的相结合; 2. 城镇的和山区的相结合; 3. 偏僻的和开放的相结合。

此次调查的内容涉及黎族同胞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过去和现在, 了解的婚俗基本上是动态的。由于内容比较复杂, 涉及面较广, 且与现实联系较紧密, 我们采取了实地考察方式, 深入黎族地区进行考证, 主要采用个人访谈、群体座谈以及结合相关的数据等形式从不同的侧面介绍、分析和归纳海南黎族婚俗各方面的具体情况。

一、近现代海南黎族婚俗概况

“婚俗”, 或者可称为婚姻习俗婚姻习惯, 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下来的被某一特定地区的人们反复适用、遵循的关于婚姻家庭的非正式的规则。婚俗不像婚姻法那样明白地写在书本上, 而是体现在人们的行动中, 只有通过人们对人们行动细致的观察, 婚俗才能被发现; 只有运用它时, 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婚俗的上述特征, 给“局外人”的调查带来诸多困难, 使得我们获取的资料难免有失偏颇。虽然经过长达20天的实地考察, 但不能说我们获取的资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 那就是我们所作的描述是客观的。

海南黎族婚俗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1. 男女地位平等。传统黎族没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在黎族家庭中, 男孩与女孩都受到同样的对

收稿日期: 2002-12-03

作者简介: 熊云辉(1977-), 江西临川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民事诉讼法和司法制研究。

待,不存在汉族广为流传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在处理家庭事务中,丈夫和妻子共同协商,行使相同的决策权;结婚后,女方可居住在男方家庭,男方也可居住在女方家庭。一般婚后都与父母同居。父母、子女一同耕作,共同承担劳动,粮食一起分享,保留有较浓厚的家长制。但在汉化较重的城镇地区的黎族人随着与外界接触,经济的发展,知识的增长等原因,部分人也开始产生了重男轻女的思想。

2 恋爱、婚姻自由。黎族的青年男女在恋爱时是自由的。一般不讲究门当户对,只要双方合意就行。男青年若喜欢上某一个姑娘,可以经过唱情歌、吹唢呐、吹鼻笛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女孩子会采用同种方式来拒绝或接受。颇富神奇色彩的隆闺,其实也是一个男女交流的场所。在黎族不论男女都有自己的隆闺,晚上,成年男女就在隆闺里聊天,如果双方的关系确定后,再由男方父母亲自上门提亲。由此建立的婚事才能大家公认、接受。黎族把提亲看成是婚姻必经的程序。

乐东县抱由部落的哈黎,更多地体现了恋爱、婚姻自由。双方婚事如果父母同意,便以父母包办的形式举行婚礼,若一方或双方家长不同意,女方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到男方家去住。几天后,女方家族会组成一支寻女队伍到男方家论理,若双方谈妥,男方便用酒肉招待女方客人,算是定了这门亲事。女方便可以与男方正式同居,双方共同劳动、生儿育女。在家庭经济许可的条件下,双方再回女方家举行婚礼,叫补婚,至此才算完成了结婚的手续。如果不补婚,在女方百年之后,由女方家族组成一支讨债队伍,在送葬之日向男方索取一头牛或一头猪作为

补婚赔偿。

3. 同部族、同血缘、同姓不通婚。在黎族,有的地方同部族、同血缘不通婚,同村绝对不通婚;有的地方甚至同姓也不通婚。如有违背者,将会受到一种叫做“神罚”的惩罚,在打雷下雨天,违背祖训的男女爬在草地上吃草。该惩罚一般由双方父母提出,若不同意将被赶出部族。需要指出的是,同血缘关系远不止在三代以内。

4. 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恪守一夫一妻制。这一婚俗可能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黎族独有的优良传统。据资料显示,我国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一夫多妻、重婚等现象非常普遍。根据我们采访的几位老人介绍,他们一生只结过一次婚,有的女性即使早年丧偶,也不曾改嫁,独自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和谐的,家庭暴力在当地是非常罕见的,离婚率出奇的低。白沙县X镇妇女主任告诉我们,在她20年的工作生涯中,只办了两件离婚纠纷,结果是一件协议离婚,另一件调解和好。

在保亭县下辖的保城镇,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

表一 保城镇 1998~2001 年结、离婚登记表

年度	登记结婚	登记离婚	黎族—汉族离婚	黎族—黎族离婚
1998 年	197 对	17 对	3 对	
1999 年	210 对	7 对	7 对	1 对
2000 年	193 对	10 对	2 对	1 对
2001 年	141 对	10 对	5 对	

而在五指山市,我们又得到了一组数据:

表二 五指山市 1999 年~2001 年结离婚人数登记表

	竹保村 (市内) 1336 人	番矛村 (市内) 1201 人	福关 (城乡之间) 1265 人	极龙 (偏远) 245 人	番香 (偏远) 855 人	福安 (城乡之间) 265 人
1999 年 1998. 12~1999. 11	3 对结婚	5 对结婚	1 对结婚	2 对结婚	2 对结婚	3 对结婚 2 对离婚
2000 年 1999. 12~2000. 8	3 对结婚	2 对结婚	1 对结婚	2 对结婚	/	2 对结婚
2001 年 2000. 9~2001. 9	7 对结婚	1 对结婚 1 对离婚	/	5 对结婚	1 对结婚	1 对结婚

综观整个数据表,我们可以看出,在 1999 年~2001 年间,在 6 个乡,1999 年登记结婚的共有 16 对,与此同时只有 2 对离婚;2000 年,6 个乡,共 10 对登记结婚,均无离婚;2001 年,在 6 个乡,共有 15 对登记结婚,与此同时只有 1 对人登记离婚。在 1999 年~2001 年,6 个乡,三年只有 3 对人离婚,离婚率只有 7.3%。这些数据都有表明了黎族地区,其婚姻生活是非常稳定的。此时,我们又采访了

五指山市福关村(合亩制保存较完整的地区,处原始社会末期状况)的两位老人,黄秀群(女,85 岁)和王龙别(男,88,岁)两人在 7、8 岁时便由父母包办订亲,从 16、17 岁时同居生活至今。

5. 结婚年龄一般在 16 岁以上。过去,黎族青年男女结婚一般在 16、17 岁,稍晚一点 20、21 岁,当外人惊叹他们的低婚龄时,却不能忽略以下事实:解放前,青年男女 3 月 3 日要上山打棉麻为他们将来

生活作准备,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因为每年只有一次上山打棉麻的机会。结果,棉麻不足,结婚只能往后拖。所以有的人真正进入家庭生活的年龄完全可能在20岁以上。另一事实就是有的黎族姑娘为了照顾其父母,而拖延了结婚年龄,如我们在白沙县牙利村了解到一位89岁高龄的老人,16岁举行了结婚仪式,但“嫁”出去与男方一起共同生活时,到了26岁。

6. 订婚、结婚仪式复杂,退亲、离婚简单。自由恋爱后,男方父母应带槟榔、酒、茶等物品亲自到女方家说亲,女方应在双方父母在场情况下作出同意还是不同意的表态。如果同意,男方家又要第二次带上述物品来女方家举行订亲仪式。订亲后,两家可互相往来。孩子达到当地习惯认可婚龄,男方家则会与女方家共同协商选择结婚吉日。结婚那天,男方需扛猪、挑酒、米,牵牛作为聘礼到女方家,女方家则会摆酒席,大吃大喝,场面非常大,气氛隆重。男方将新娘迎回家,新娘通常有娘家人陪送,接过来后,男方家要请全村人喝酒,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

在以杞、哈、赛方言为主的保亭地区,黎族的订亲较为复杂。一般由男方家的两个女长辈到女方家下聘,主要有槟榔、烟丝、茶等用物。女方家若同意便留下来,也有的会退还,等到男方再次送来。下聘经过三次反复的推还后,便可成功,这时便可选定订亲的日子了。

黎族人在离婚方面,没有太多的要求与限制。女方不愿意与男方生活,便自己收拾衣服离开,但不能带走家里的东西。若是男方不愿意与女方共同生活,便要求女方离开,女方即使不愿意,也要离开。男方可以分一些东西给女方。不论女方是由于丧偶而回娘家,或是与丈夫分开回娘家,都没有人指责,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女子第二次结婚全由自己意思,没有人会干涉。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没有争议,由谁养都可以,若只有一个孩子,由村里年长的人来决定给谁养。由于家庭贫困,很少有财产分割。债务一般由男方承担。在乐东的抱由部落,如果在双方共同生活若干年或生育子女后提出离婚的,必须由双方亲属再次论理,详细划分共同财产和子女的扶养问题。

7. 幼子为父母养老送终。黎族是一个尊老爱幼的民族,尤其体现在对老人的赡养方面。在传统的黎族家庭,儿子长大成婚后,便分出另外居住,一般都住得离父母不远。主要由幼子来承担赡养义务,但其它的兄弟姐妹都会互相帮助。家庭出现纠纷时,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解决。

8. 复婚、再婚重仪式。黎族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的民族,不仅体现在结婚方面,而且在复婚方面也极为特殊,也要有特定的形式。如在保亭地区,若离婚是由男方提出,在复婚时,男方就要挑一担糯米饭到女方家,不论女方家是否同意,东西都不能再带回来;如果是女方提出离婚,在复婚时,只要征求男方意思便可以了,若男方三次都不答应,女方也就不会再提了。在通什地区,复婚也置办酒席,而且更隆重。会请来“神公”、“神婆”作法,有过错的一方受到教训,一般由长老来主持。女方若丧偶,再婚则没有其他特别的形式,财产一般由儿子掌控;如果一方失踪后另一方再娶或再嫁,都不会受到阻拦,即使失踪的一方后来出现,那也不存在复婚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黎族同胞们走出了大山,融入了现代社会;同时,由于社会的开放、人们观念的改变,家庭矛盾也越来越呈现多样性。从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0年至2002年上半年黎族居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表中,我们能更明显地看出目前在黎族婚姻家庭中存在的矛盾。

2000年~2002年上半年,乐东黎族自治县法院受理黎族居民婚姻纠纷案件44件,其中2000年受理23件,2001年受理13件,2002年上半年受理8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产生纠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类:(1)家庭暴力12件,占总数的27.3%;(2)第三者插足共8件,占25%;(3)感情基础薄弱,性格不和,此类案件有8件,18.29%;(4)由酗酒、赌博、生活作风方面等原因导致家庭破裂的有2件;(5)骗婚2件;(6)一方有疾病不能生育导致离婚有5件;(7)家庭生活困难导致离婚的有1件。

二、海南黎族婚俗的剖析

(一)黎族婚俗的特点及其原因

通过调查了解,我们认为黎族婚俗具有以下特点:

1. 根植的乡土性。黎族婚俗不是来源于成文的判例或正式的立法,而是孕育和根植于民族的习惯中,它是高度的地方化,所谓“一方水土,一方风情”。

2. 内容的生活性。黎族婚俗紧紧围绕着民族的生产、生活中的日常事务、婚丧嫁娶、节日喜庆,其内容大多朴实、简洁、方便易操作。内容的生活性还体现在,它不像法律条文那般僵硬、严谨,全是专业术语,这些婚俗漂忽在人们的举止言谈中,人人都不知道婚俗存在哪里,但人人都会遵守它。似乎很随意,却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不言自明。

3. 程序的非正式性。黎族婚俗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混杂,大多没有严格的正式程序手段可供遵循,普遍重视运用调解手段解决纠纷,而调解者往往不是特殊的专家,而是双方可以接受的邻居、亲戚或为当地部族的首领,这些人在本部族中年纪长,有威信,办事公道,大家都信任他。

4. 管辖的地域性。黎族婚俗产生于特定社会区域的群体和组织,只对该地区的全体成员有效,作用范围非常有限,有的仅适用一个民族村、镇,没有国家法律那种普遍统一的效力和权威。各个地区的婚俗也存在细微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婚俗对另一个地区没有任何约束力。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5. 运作的内控性。黎族婚俗是长期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没有什么外部力量的干预和敦促。它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社会需要,其运作主要通过口头、行为、心理进行传播和传承,靠的是一种情感、良心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利益取向的共同性及社会舆论压力。不像国家的婚姻法需要强制力保障实施。

6. 保持的稳定性。黎族婚俗体现了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积累和民族情节,它是反复实践被确定下来的,很少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

黎族婚俗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深刻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人们受教育程度和当地所处的地理区位。在明显具有上述特征的婚俗维系的地方,多处于比较偏僻的山区,经济比较落后,与外界交往少,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而在经济比较发达、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城镇,则很难发现明显具有上述特征的婚俗。如管辖的地域性。婚俗之所以只在当地发挥着作用,是因为当地的人们的交往只限于本地区,很少有跨出区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方便,使得当地的人们很难跨出本区域,而外面的新思想、新观念也很难渗透进去;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人尤其是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思想比较保守,对“现代文明”有抵触情绪,他们似乎宁愿固守着那片乡土,过着“简单”的生活。

另外,国家实行少数民族自治,允许少数民族保留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这客观上也保留了婚俗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维持了婚俗的完整性。

(二)黎族婚俗可资婚姻立法借鉴之处

黎族婚俗在择偶标准上要求勤劳能干,而单身的人(按当地话说就是找不到老婆的人)一般是“好吃懒做”之徒、偷盗者或缺乏劳动能力的残废者。婚俗要求人们勤劳的内核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比较落

后,物质生产并不丰富,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为了生活生计的男女结合,基本上停留在“民以食为天”的基础上。生产力落后,又要生存、繁衍后代,勤劳在当时确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在今天,勤劳已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成为构筑婚姻家庭的基础性因素。而我国婚姻法是参照西方婚姻立法前提下,它根本上漠视了中国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风民情。所以黎族婚俗提倡勤劳的思想在我国婚姻法里没有得到丝毫的体现。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黎族婚俗蕴涵着一种对和睦安宁生活的价值追求,反映到社会生活中就具体表现为,夫妻相互关爱,子女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尽量避免纠纷。即使发生纠纷,也是通过讲情说理,采用调解的方式使得纠纷双方免于撕破脸面,使得濒临破裂的社会关系重归于好。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切都是生活在婚俗里面的当地人出自内心的自觉自愿,不是任何外在“压力”所致。在他们看来,他们所作所为所言所说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做法和想法。反观我国婚姻法,立法者的目的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建立起稳定(而不是和睦安宁的)的社会秩序,然而现实中过多的权利主张和对义务的规避常使得稳定的社会秩序都难取得,更别说实现和睦安宁的社会秩序,或许婚姻法真应该向婚俗学点什么。另外,订婚时协议将来纠纷的解决办法,婚礼具有公示作用等,都可在婚姻法变通的地方自治条例得到体现。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婚姻以感情为基础、婚姻是男女之间自愿自由的结合、离婚自由,等等,与我国现代婚姻法在精神上也是一致的。

(三)黎族婚俗中与婚姻法相冲突的陋习

1. 婚姻登记与不登记的矛盾。我们从对40岁以上妇女的采访中得知,他们中间绝大部分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她们按传统的婚俗、习惯举行结婚仪式后,其婚姻即得到社会的承认,夫妻关系也就“合法化”了。就是在婚姻得到普遍宣传的今天,虽结婚登记呈上升趋势,但是,青年男女结婚也仍有不进行结婚登记的情况,有的是后来补办结婚登记。例如,我们在琼中县营根镇了解到,1998年10月1日~2000年9月30日,营根村有16对进行了结婚登记,其中有5对是补办登记的;1994年10月1日~1998年9月30日,营根村、那柏村、朝参村等三村总共只有25对进行了结婚登记;2000年10月1日~2001年9月30日,这三村1年就有31对进行了结婚登记。见表三。

2. 婚龄方面的矛盾。婚姻法规定,结婚的男女必须分别年满22周岁、20周岁。但是根据黎族婚

俗，一般在 16、17 岁就结婚，显然这大大低于婚姻法规定的婚龄，从上述表格也可看出，2000 年、2001

年、2002 年，该三村都有未达婚龄的。

表三 琼中县营根镇三村 1994 年 10 月 1 日至 2002 年 9 月 30 日初婚登记情况表

村名	1994. 10. 1 ~ 1995. 9. 30	1995. 10. 1 ~ 1996. 9. 30	1996. 10. 1 ~ 1997. 9. 30	1997. 10. 1 ~ 1998. 9. 30	1998. 10. 1 ~ 1999. 9. 30	1999. 10. 1 ~ 2000. 9. 30	2000. 10. 1 ~ 2001. 9. 30	2001. 10. 1 ~ 2002. 9. 30
	登记数	登记数	登记数	登记数	登记数	登记数	登记数	登记数
营根村 (666 人)	2	2	3	5	8(1 未)	8(2 补)	14(1 未)	8(2 未)
那柏村 (1282 人)	2	1	3	2	5(3 补)	2	8(1 未)	2
朝参村 (704 人)	1		2	2	1	3	9(1 未)	7

(注：未=未达到结婚年龄 补=补办结婚登记)

3. 禁婚亲范围的矛盾。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不能结婚，而黎族婚俗不仅限制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通婚，而且还严格限制同姓结婚，同村本姓毫无疑问不能通婚，外村同姓也不能通婚。有的地方七代之内不得通婚。

4. 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方面的矛盾。在黎族，不管好事、坏事，都得请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解决，一般都是村长或族长，他们在解决纠纷时，“和为贵”是首要准则，很少用婚姻法来处理婚姻家庭关系或调解婚姻家庭纠纷。如果出现丈夫打妻子的事件，妻子娘家的人一定会上门兴师问罪，最后由两家长辈出面解决，如果还解决不了，就请两个村的“德高望重”之人来解决。男女双方提出离婚的一方，得不到任何财产，财产全部归另一方所有，有的地方，如果是男方提出离婚，还要进行惩罚；显然，这有悖于婚姻法规定婚姻家庭纠纷、共同财产纠纷处理的方式。

5. 赡养父母的矛盾。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黎族出嫁的女儿一般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即使是儿子，也不是所有的儿子都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一般是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幼子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

6. 财产继承方面的矛盾。出嫁女儿不继承父母的财产。

三、关于婚俗与法律的思考

婚俗在维护社会伦理关系，保护黎族的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由婚俗维系社会秩序的村落里，婚姻家庭关系是协调和睦的和有序的。离婚率低，纠纷少。村里人彼此之间熟悉得不能再熟了，每个人对其他人的生活背景、生活方式、家庭成员甚至性格特征都有了全面掌握，每个人都能对自己、对别人明天的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发生纠纷，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来解决。在这里，一切都好像调整好了的，虽然没有看得见的规则。因此在这个社会里，婚姻法没有任何的施展空间，任何权

利主张、人权概念在这里都是多余的。社会学家认为：熟人社会以情感为纽带，不需要法律，需要法律的地方只是在陌生人之间。经济学家则解释道，利益在熟人社会被情感冲淡到看不见的地步，没有利益的诉求，何谈有权利的主张和权利观，没有权利也就无所谓法律了。他们都从自身立场给出了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解释，但却不能成为为婚姻法开脱责任的理由，因为婚姻本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法不能忽略人们之间的情感。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个社会落后，封闭，经济不发达，并辩解说，随着社会走向开放，现代化水平提高，这种状况会改变的。确实在这个令人神往的乡土社会里，人们不得不接受经济落后、文化不开放的现实。于是人们力图改变这一切，他们的努力使得农村走向城市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经济走向市场化，高楼取代了平房茅屋，公路取代了乡村小路，乡土社会悄悄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也正如有人预言的，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传统习惯婚俗惨遭破坏，被遗弃在历史的车轮下，乡土秩序土崩瓦解；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起来；离婚率居高不下。当地人们困惑了，当他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安逸生活时，却发现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不归路。

传统婚俗被抛弃，乡土秩序被打破，这与立法忽视民俗不无联系。现代社会“立法越来越成为单纯的国家行为，非国家的组织、团体不得染指法律的制定，法律的民俗基础被极度忽视，甚至以立法改造乃至摧毁民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些通行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民俗可以在不加严肃论证和立法辩论的前提下用一纸法令加以禁止”。^[1] 本文就婚姻立法的缺陷陈述一二。首先，我国婚姻立法逐渐倾向于给予权利受侵害方以金钱救济，确立了物质性赔偿制度和精神性赔偿制度。在审理婚姻家庭纠纷的司法实践中，经济补偿或赔偿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被广泛运用。经济赔偿制度也赢得了学界的一片叫好。如有学者言：“《婚姻法》中规定侵害配偶权的精

神赔偿制度,可以有效地运用民事制裁手段制裁重婚、‘包二奶’、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并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对受害一方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有效保障婚姻家庭及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2] (478~480)} 赔偿制度在西方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移植于中国的乡土秩序,未必能行得通。在中国,维持婚姻家庭关系的纽带是情感,而不是契约。对于生活在乡土秩序的人们来说,情感与金钱是不能置换的,任何物质性的赔偿或补偿都不能弥补情感的伤害。生活中,谁都不愿意为“钱”撕破脸面,伤了和气。然而,赔偿制度却很有可能被薄情寡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推脱责任的“合法”方式。因此,说经济补偿能有效保障婚姻家庭及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这不过是形式意义上的或象征性的。第二,再说人们普遍关注的家庭暴力。新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宣言性地禁止家庭暴力,在“离婚”一章将家庭暴力作为准予离婚的一种情形。在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第四十五条规定了对家庭暴力的刑事责任。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的受害方可要求损害赔偿。应当说,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当完备的关于制止和防范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但是并没有取得立法者所预见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家庭暴力仍不能得以有效的解决。反观婚俗维系社会秩序的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总是那么的平静、安稳,婚姻家庭几乎都能“长治久安”,夫妻总能白头偕老。那一套防范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现代的”法律制度却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立法者反思吗?或许,家庭暴力解决的根本之道不在于立法、制度,而是在于法律、制度赖以运行的社会大情境。

忽视乡土秩序是婚姻立法的一大缺憾。这一方面是因为立法者在潜意识里有将民族婚俗视为落后的,甚至是阻滞、对抗现代婚姻法实施的观点,因而将民族婚俗不加分析地抛弃了。另一方面,婚姻法面对现代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已经是手忙脚乱,应接不暇,完全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所以也就根本无法顾及处于传统习惯婚俗维系的乡土秩序。由于立法缺乏对乡土秩序的关照,这就大大缩小了婚姻法的适用范围,当乡土秩序出现重大问题以至跨出该“社会”的范围时,婚姻法又倍受指责,人们指责其没能将问题扼杀在萌芽中,以至于造成重大动荡。当法律意图介入“重大问题”以缓解人们的指责时,却又发现盘根错节的社会网使它无法施展开拳脚,使它在解决此类重大问题时无能为力。问题始终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得不到生活在乡土秩序的人群的认同。

在专家眼里,我们的婚姻法是那么科学准确、完美,适用起来是那么的方便,可是到乡土秩序里却是忙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最后还是求助于婚俗,让位给婚俗,才能取得令大家都满意的结果。这是否意味着立法者在乡土秩序问题上的偏执和失败呢?

物质很容易进入人们的生活,为人们所接受。但法律要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却是举步维艰。婚俗无时无刻不在和婚姻法争夺势力范围,在这种争夺中,很难说婚姻法取得了绝对优势。法院处理的离婚案件 50% 以上都采用了调解结案也说明了这一点。婚俗是经过社会演变逐渐积淀下来并已经内化为人们心中的“法律”了,因长期以来被人遵守,受人尊重,形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权威”。婚姻法相对于婚俗,它完全是“外在”的东西,是国家制定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得到实施的法律,因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作用,它才被人遵守,久而久之,受人尊重,形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总是希望取代传统权威,而传统却不会轻易放弃其优势地位,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胶织”状态,这种状态要在短时期内消灭是不可能的。

不应否认的是婚姻法与婚俗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二者之间确实存在许多暗合。这些暗合,使得婚姻法和婚俗走向对接是完全可欲的,这些暗合使得少数民族打下了接受婚姻法的心理基础,毕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正如上文所述,仅就黎族婚俗而言,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婚姻以感情为基础,婚姻是男女之间自愿自由的结合,等等,与我国现代婚姻法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婚俗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抛弃,动不动就斥之为落后的文化;在婚姻立法时,应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民风民情,尤其应当吸收婚俗的合理部分,充分尊重并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增强立法的民俗基础。这样可以防止由于立法缺少对婚俗的关注而导致的实施困难,尤其是在婚俗维系的乡土秩序里实施的举步维艰或者面目全非。因为“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3] (P3)} 除立法上应对婚俗有所反映外,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积极疏通人口流通渠道,放宽人口流动政策,鼓励人口向外地流动,引导人民自我改造,走上现代化之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将经济交往的正式规则引进,给予大力宣传,引导当地人们学会这些正式的规则,并会利用正式规则保护其合法权益,树立规则意识,增强他们使用规则的自主性、主动性。另

外,应当动用包括法院在内的国家力量大力宣传婚姻法,增强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保证婚姻法得到有效的实施。

通过对黎族婚俗的考察,我们无法给出明确又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隐约感到一种趋向,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发展的同时又承袭了传统,传承与发展似乎是一对矛盾,相互制约着,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说,现代化之路虽然是艰难但却

是必然的,虽然带有几分沉重但却是令人欣慰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只能是渐进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参考文献:

[1] 贺卫方.立法与风俗(编后小记)[J] .比较法研究,1995,(2).
[2] 杨立新,秦秀敏.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适用[M]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 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J] .中外法学,1995,(5).

责任编辑:雷 翔

A Survey of Marriage Customs of Li People in Hainan Province

XIONG Yun—hui, WANG Hong—lan, HUANG LiNG

(School of Law of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The marriage custom of Li people in Hainan provinc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Li people’s marriage and family. It includes equal man and woman; free love and marriage and monagamy. People cannot marry those in the same tribe with the same ties of blood or with the same family name. Some marriage customs are resonable for China’s marriage law . However, confrontation still exists between them. In moderm society, people should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age custom and law .

Key Words: Li people in Hainan province; marriage custom; marriage law ; law